

高名凯译文集

7

单身汉的家事

《独身者》三部曲之三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GROUP | HAIKUAN ARTS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7

单身汉的家事

《独身者》三部曲之三

(法)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献 给

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阿尔森拿尔图书馆馆长
诺地埃·查礼先生

亲爱的诺地埃，这是一部满充着家庭的秘密而违反法律的事实的著作。但是在这里，一般人所常称谓的“偶然”，其实就是上帝的旨意却代替了人类的判断。在这里，一个嘲笑家所谓的“道德”却并不是没有明显的教义。依我的意思来说，这结果其实是家庭和母爱的大教训。往昔存在有一种力量，只能在死了父亲的时候停止作用，这种力量是判断家庭罪恶的唯一的法院，而在许多大事情之中，也只有这父道的势力才可以执行其判词。无论母亲是如何的温存和善良，她总不能够代替这种父道的势力，正如一位女人不能够代替国王坐上宝座一样。如果居然有例外发生的话，结果就有一个怪物的产生。也许我并没有绘画过比这个更清楚的图像，能够让我更明白的指出欧洲的社会是如何的不可缺乏情意难解的婚姻，女性的弱点有哪一种的不幸，没有控制的个人的自利观念会产生哪一种的危险。完全建筑在金钱力量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看见公理不能够管制，但问成功不问手段的制度，这社会是会颤动的！这社会能够立刻到天主教那里去请求援助，用宗教的情绪和世俗以外的教育来净化民众。在《军旅生活之场景》中，将要光耀着相当完美的人物，相当伟大而高贵的献身，这允许我在这里来指示出人性的变迁是如何的使一部分人觉得战争是

必要的，他们在私生活里敢于和在战场上一样的举动。您已经给我们的时代投来一道慧眼，您的哲学在您的雄伟的文辞里不只表视过一次的苦思，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四种不同的政治在我们国家的精神上所产生的损害。所以，我不是能够把这篇故事放在更有判断力的权威的保护之下吗？也许您的名字可以防卫这部著作，因为对于这部书的责骂总是免不了的；外科医生给病人取去了最剧烈的苦痛之上的绷带，然而病人却忍着痛不作声，这种病人在哪儿呢？我很快乐能够给您献上这个《场景》，同时很骄傲能够赢得您对我的恩情，因为我在这里自称为

您的一个诚恳的崇拜者

巴尔扎克



一七九二年，伊苏当的中产阶级有福气出了一位叫做鲁志的医生，这位医生渐渐的变成了一位非常狡猾的人。几位大胆的人说他使他的妻子相当的不幸，虽然她是城里最美丽的一位女人。无论朋友们如何的查问、旁人如何的造谣、妒忌的人如何的谩骂，这家庭的内幕都是外间人所不大认识的。鲁志大夫是那些通俗所谓的“不和气”的人之中的一个。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人家都不敢说他什么，人家都对他和和气气的。妻子是德斯高恩家的一位小姐，年少的时候就是相当弱质多病的（有人说这就是大夫所以娶她的一个原因），她先生了一个男孩，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是在哥哥之后十年才出世的，人家还说，她并不是大夫所等待的，虽然他是一位医生。这位姗姗来迟的女儿名叫阿佳德。这些事太乎简单、太乎平常，似乎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让一位历史家在这故事的起点来叙述；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话，这样果敢的大夫一定要被人认为是一个怪物、一个无道的父亲，因为他有许多恶劣的癖性，是一般人在“大丈夫得有个性”这句可怕的格言的隐蔽之下做出来的。这句偏袒男性的格言是产生许多女人的不幸的原因。岳父母德斯高恩夫妇是毛织品的代售商人，同时又负责替业主售卖，替商人收买柏利的金羊毛，从两方面得到手续费。因为这个职业，他就变成了富有而吝啬的：吝啬是很多人德性。小德斯高恩，鲁志夫人的弟弟不大高兴住在伊苏当，



他到巴黎去寻找财宝，而在圣奥恼利街开了一间杂货铺。这是他的损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杂货铺商人是被一种力量吸引到他的商业上面去的，这吸力是和推他离开艺术家的拒力有同样的力量的。我们还没有相当研究过组织各种不同职业的社会的力量。决定一个人去当纸业商人而不当面包商人，儿子不像埃及人一样的承继父亲的职业，这种力量研究起来颇有意思。爱情帮助了德斯高恩决定他的职业。当他看见非常美丽而过度爱慕的女主人时，他就一边说别的事一边对自己说：“我，我也要当一个杂货商！”他只是在忍耐和父母所送来的金钱的帮助之下娶了他的前时的东家毕克西乌老板的寡妇。一七九二年，德斯高恩的事业非常的兴旺。两位老德斯高恩这时候还活着。从毛织品里赚到的钱，他就把他拿来购买国家财产：另外一种金羊毛！差不多马上就要使妻子痛哭流涕的他们的女婿就把他们的女儿送到巴黎他的大舅的家里去，一方面让她观光京城，一方面则有狡猾的用意。德斯高恩没有孩子。比她丈夫大十二岁的德斯高恩夫人身体很强健；但是她却和收成葡萄之后的画眉鸟同样的肥胖，而狡猾的鲁志也懂得相当的医药的学识，可以让他预料到德斯高恩夫妇会和神仙故事所叙述的道德行为不同，总是快乐的、没有孩子的。这个家庭可以对阿佳德发生感情。原来鲁志大夫要废除他的女儿的承继权，他自夸说能够在使她消除乡下气之中达到他的目的。这位年青的女郎是全伊苏当最美丽的女人，她不像她的父亲，也不像她的母亲。她的出生是鲁志大夫和他的知友前任副议员陆士铎两人之间所以永远不和的原因。当一个家庭迁居外地的时候，伊苏当这样诱人的地方的自然环境是有权利寻找一个这样过分行为的理由的。据一般用文雅的语句来说话的人讲，这位喜欢报仇的鲁志先生曾经喊叫过陆士铎只好死在他的手中。在一位医生身上，这句话颇有炮弹的作用。当国民大会取消委派副议员的时候，陆士铎就走



了，永远不再回到伊苏当来了。自从这一家走了之后，鲁志夫人就整天的到前任副议员的姐姐何仓夫人家里去过日子，何仓夫人是她的女儿的干妈，可以让她吐露苦痛的唯一的女伴。所以全伊苏当城对于这位美丽的女人所知道的少数的事情都是这位好太太说出来的，并且都是在她的丈夫死了之后才传出来的。

当大夫对她说要把阿佳德送到巴黎去的时候，鲁志夫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女儿了！”

“不幸得很，他的办法是对的。”可敬的何仓夫人就这样说。

可怜的母亲于是就变得和木瓜一样的发黄，她的状况也不能够否认外间所传鲁志在慢性的杀害她的那句谣言。他的儿子的大傻气应当是这样被冤枉的母亲所以变成不幸的原因。没有节制的，也许是因为父亲的怂恿，这位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呆笨的孩子，不但没有做儿子的人对于母亲所应有的心意，而且也没有尊敬母亲的心情。鲁志·约翰—约克在坏的方面很像他的父亲，而这位大夫在身心两方面都已经不大好。

美丽的阿佳德的到来并没有给她的舅舅德斯高恩带来快乐。一星期之内，更正确的说，一句之内（共和政府已经成立了），他就因为罗布斯皮尔对福基尔—丹维尔所说的一句话而被下了狱。不小心谨慎而相信有人为的饥荒的德斯高恩很愚笨的对许多主顾说出了这个意见，以为是给他们服务。杜布莱女公民，这位替罗布斯皮尔管理家务而让这伟大的公民住在家里的磨粉工人的妻子非常的崇拜她的顾客，这位柏利人；这在德斯高恩是一桩不幸的事。这位女公民认为这位杂货商人的见解是对马克西美连一世（即罗布斯皮尔）的侮辱。这位耶可宾俱乐部的著名女代表对于德斯高恩早就不大满意，她认为德斯高恩女公民的美丽是一种贵族主义。她用德斯高恩的话重复的在她的温和的主人面前激怒他。杂货商就在完全负责这个通俗的罪状之下被捕了。德斯高恩坐了



监狱，他的妻子努力想要恢复他的自由；但是她的举动未免太乎笨拙，甚至于有一位人听见她对公证人说到这命运的时候还以为她要干干脆脆的离开他。德斯高恩夫人认识罗布斯皮尔的一位秘书，内务部总务局长布里都。布里都是一切接任这一部的部长的左右手。她叫布里都来营救这位杂货商人。这位非常清廉的长官，这位总是对于利益不大感觉兴趣的容易受骗的好人并不贿赂那些手中操着德斯高恩的命运的人们：他想方法指导他们！那时代要指导人，就等于劝他们复兴布尔崩王朝。反对罗布斯皮尔的吉龙丹派的部长就对布里都说：“你为什么要管这闲事呢？”

一切被这忠厚的领袖所激动的人们都对他重复的说这句残酷的话：“你为什么要管这闲事呢？”布里都就聪明的劝告德斯高恩夫人固守缄默，不要多话；但是，她却不跟这位罗布斯皮尔的佣妇和解，反而点上了火，烧着这位告发人。她走去见一位国约会议的议员，这位议员就不禁为自己战栗起来，对她说：“我以后再跟罗布斯皮尔谈这个吧。”

美丽的杂货商女主人一点儿也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自然这位保护人也就万分的沉寂了。其实只要把几块甜面包、几瓶好酒送给杜布莱女公民，就可以救得德斯高恩。这小小的事情可以证明在革命的时候，为着拯救自己而用忠厚的好人和用小人是有同样的危险的：人家只好靠自己。如果德斯高恩掉了生命的话，他至少却有和陈匿埃·安德利同上断头台的光荣。这里无疑的是杂货商业和诗章的第一次的接吻，因为这两者从那时候起到将来为止总有秘密的关系。德斯高恩的死所产生的感觉是比陈匿埃·安德利还要重大的。得有十年的时间才可以使人认得法兰西之损失陈匿埃是在其损失德斯高恩之上。罗布斯皮尔的措置有他的好结果，因为一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被恫吓的杂货商人再也不敢参与政治的问题了。德斯高恩的铺子和罗布斯皮尔的住宅只有一百



步的距离。这位杂货商的承接人就在那里做下极不顺利的买卖。毕骆都·西撒，这位著名的香料商人就在这地方建立他的商业。但是，好像断头台曾在那里种下不可解释的不幸的传染，“苏丹女王双料膏油”和“去风药水”的发明家也在那里毁灭了。这问题也只有希望占相科学来解决。

当长官访问了几次这位不幸的德斯高恩的妻子时，他非常注意到鲁志·阿佳德那冷静而诚实的美丽。当他来慰问这位难于安抚而不继续后夫的买卖的寡妇的时候，他终于就在一句之间，这位父亲意外的到来之后，娶了这位动人的女儿为妻。医生喜出望外的看着诸事的顺利，因为他的妻子可以变成德斯高恩的唯一的继承人，他就赶紧跑到巴黎来，一部分是来参加阿佳德的结婚典礼，大部分则是来随意的起草契约。布里都公民对于利益之心的淡薄和他的过分的热爱就把全权交给这位无信的医生，鲁志也就这样的利用着、开发着女婿的盲目。这我们可以在后段的故事中看得出来。鲁志夫人，其实是医生本人，就承继了两年之内先后死亡的德斯高恩老太爷老太太的一切产业，动产和不动产。然后，鲁志先生就觉得他的妻子是有道理的，然而他的妻子却于一七九九年春天死去了。他有了葡萄田，又买了农场，得到了钢铁厂，他有出售的毛织品！他那心爱的儿子是什么也干不了的；但是他却把他训练成一个业主，他让他的儿子在富裕和愚笨之中长大，确信这位孩子懂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死去。一七九九年之后，伊苏当的会计师都认为鲁志老先生已经有三万佛郎的年收。妻子死了之后，大夫总是过着放荡的生活；但是他也总还能够管束这生活，不让人家知道的关在家里逍遥。这位富有个性的医生就于一八〇五年与世长辞。天晓得伊苏当的中产阶级如何的谈论这个人的财产，对他的私生活有多少的传说的！他对于他的儿子终于用严厉的方法使他知道他的愚笨。鲁志·约翰—约克还是一个童男，



这原因却很悲惨。关于这桩事的解释，也就是这篇故事的重要的部分。他的独身主义一部分是他的父亲的错误所生的结果，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得出来。

现在，我们应当研究一下这位父亲对于他所不承认而法律上又是属于他的女儿所加的报复的效果。在伊苏当，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件可以使后代的人堕入没有任何的科学方法所能拯救的地狱的怪事。阿佳德很像鲁志大夫的母亲。根据通俗的看法，正如风痛可以跳过一代而从祖父传到孙子身上一样，和风痛一样的遗传并不是罕见的事。

所以肖似母亲的阿佳德的长子就有了一切他的祖父鲁志大夫的性格。我们不妨放下这个问题，让二十世纪的微生物学来解决，我们的后人也许要和那些已经写过这莫名其妙的问题的学术团体一样的写上一些傻话。

鲁志·阿佳德引起了一般群众的爱慕，因为她有一副圣母玛利亚一般的脸孔，总是贞洁的，甚至于结婚之后也是如此。她那还存在于布里都工作室里的肖像显露出一个完全的椭圆形，在微小的红黄斑中的不可改变的白皙，虽然她的头发是黄金色的。不只是艺术家，凡是观察过这只洁净的额头、谨慎的小嘴、细微的鼻子、好看的耳朵、修长的睫毛、深蓝色而带有无限柔媚的眼睛，这温和的脸孔的人们现在都要问一问我们的画家：“这是从拉发埃尔的头面抄袭下来的吗？”任何的事情都比不上这位局长纳娶这位年青的女郎更能灵感人。阿佳德实现了理想的外省的高等主妇，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母亲。信教而却没有当虔诚的信女，她却除了教会的教育以外没有受过任何其他的教育。所以，她之所以称为完善的妻子只是通俗的意义，因为她对于生活上的知识的缺乏给她产生了不止一次的不幸。“她装饰房屋而看守家园。”这句称赞一位著名的罗马女人的墓志铭刚刚好可以拿来形容这位纯洁



简单而沉静的人物。自从总裁政府建立以来，布里都过于信任的亲近拿破仑，拿破仑就在一八〇四年、鲁志去世的前一年，委他为总务局长。布里都有一万两千佛郎的薪俸和许多丰富的赏金，他对于在伊苏当所举行的那次阿佳德什么也得不到的可耻的清算拍卖的结果是毫不在意的。老鲁志临死之前的六个月，他曾把一部分的财产卖给他的儿子，其余的财产则以赠予和承继的名义授给约翰—约克。结婚条约所许给阿佳德的十万佛郎的继嗣就是代表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的承继的部分。布里都是皇帝的崇拜者，他以忠实的参谋的资格给这位近代的“半神”所有的强力的观念效劳，“半神”看见这整个毁坏了的法兰西，想要把他组织起来。总务局长从来没有说过“够了”。计划啦、记录啦、报告啦、研究啦，他负起最重大的责任，非常快乐的辅翼皇上；他把皇上当做人来喜欢他，当做君主来尊敬他，一点儿也不批评他的行动和他的计划。自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八年，总务局长都是住在福禄泰尔堤岸的一间高大而美丽的寓所里，离开他的衙门和杜伊勒利花园都只有两步。一位女厨和一个男仆就形成了布里都夫人的全盛时代的整个的家仆集团。阿佳德总是第一个先起床的，她就在女仆的陪伴之下到菜市去，仆人整理寓所的时候，她就监督着女厨做早饭。布里都从来都是到十一点钟才到衙门去。自从结婚之后，他的妻子总是同样快乐的给他预备丰盛的早饭，这是布里都所喜欢吃的唯一的一顿饭。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出门，阿佳德总要在窗口探望着她的丈夫，瞧着他走到衙门，一直等到他在巴克街转弯的时候才回转她的头。然后她就撤收杯盘，看了看寓所里的情形，再穿上衣服，和她的儿女游戏，带他们去散步，或是在等待布里都回来的时候去看看朋友什么的。当总务局长报告一些紧急的工作的时候，她就走到他的办公室来，坐在他的桌边，好像雕像一样的沉默，一边编织，一边看着他工作，



他醒她也醒，他睡了一会儿她也睡了一会儿。有的时候，夫妇两个人就到戏院看戏去，坐在官员的厢位里。这种日子，夫妇就在饭馆里吃饭；饭馆的景象也总是给布里都夫人产生了那些没有看见过巴黎的人所有的强烈的快乐。常常因为接受人家给尽责的管理内务部一部分职务的总务局长的邀请去出席盛宴，阿佳德就随俗穿了当时的奢华服装；但是回来的时候，她就快乐的脱下了这富贵的排场，重新在家里穿上外省女子的简朴的服装。布里都每星期一次，星期四，招待他的朋友。最后，他就在星期二食肉节开了一个大跳舞会。这短短的几句话是这对夫妇所有的整个的生活史，他们的生活只有三桩大事故：距离三年的两位孩子的诞生和一八〇八年当皇帝要任命他为督监兼伯爵和国家参赞的时候因为勤劳而去世的布里都的死亡。那时候，拿破仑特别专心于内政的改革，他给布里都加上许多的工作，终于毁坏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官员的健康。布里都从来没有问过拿破仑什么东西，拿破仑却来调查他的习气和他的财产。当他听说这位忠实的臣子只遗下他的职务的时候，他就承认布里都是一位提高而鼓励他的行政的一个不可腐化的灵魂，他也要用光耀的补偿来使布里都惊异。想要在皇帝出发到西班牙去之前完成一个庞大的工作，这欲望杀害了总务局长，使他患了热症而至于不起。当皇帝回到巴黎几天准备一八〇九年的战役而听到这个损失的时候，他说：“有的人是永远也没有方法找人来替代的！”受到了这个在他对于兵士所有的任何的奖赏以外的忠诚的感动，皇帝就决定创办了一个为内政的官员而设的奖令，正如他曾为军人设立光荣骑士勋章一样。布里都的死对于他所生的印象使他想出了“结合勋章”；但是他没有时间完成这种贵族政治的制度，这个勋章整个的被忘记了；提起了这个昙花一现的勋章，大多数的读者都要问一问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是悬在一条蓝色的缎带上的。皇帝称这勋章为结合勋章，因为



他想和西班牙朝廷的金羊勋章和奥地利朝廷的金羊勋章相混合。一位普鲁士的外交家曾经说过：“上帝会阻止这种亵渎神明的东西。”皇帝关心布里都夫人的景况。两位孩子都在御立中学校里得到了一笔完全免费的奖金，皇帝也负起全责来维持他们的一切教育费。他又给布里都夫人四千佛郎的养老金，无疑的又给她注视两位孩子的财产。自结婚起到丈夫去世为止，布里都夫人都和伊苏当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正在她快要分娩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损失了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知道父亲不大爱她）死去的时候正是皇帝登极的当儿，而皇帝的加冕也给布里都许多的工作，使她不愿意离开她的丈夫。自从离开伊苏当之后，他的哥哥鲁志·约翰—约克就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因为家里对她的无形的弃绝而生的苦痛，阿佳德终于对于这些整个不想她的人也很少的想到他们了。她每年都收到干妈何仓夫人的一封信，然而她却粗莽的回答她，没有研究这位超越而信教的女人在她的公开的字句里所表露的意见。鲁志大夫死前不久，何仓夫人就给她的干女儿写了一封信，说是如果不给何仓先生送委托状去，她就得不到父亲的任何的遗产。阿佳德不愿意使她的哥哥苦恼。也许因为布里都认为这抢夺是合法的，而且是和柏利的风俗相符合的。也许因为这个廉洁而公正的人要和他的妻子一同对于利益的问题提出伟大而不在乎的态度，他不愿意听他的法律公证人罗干的话来利用他的地位，去否认鲁志大夫不承认他的女儿的合法的承继的契约。夫妇两个人就让人家在伊苏当随意干他们的的事情。不过，在这种环境之下，罗干总算是让总务局长对于他的妻子的利益的受损加以注意。这位高尚的人物想：如果他死了的话，阿佳德什么财产也没有。于是，他就要研究他的事业的实况；他发现自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五〇年，他的妻子和他已经从老鲁志给他女儿的五万佛郎的实额之中用去了差不多三万佛郎，他就把所剩下的两万佛郎存



放在国债的大账簿上。那时候的利息是百分之四十；阿佳德可以从国库中拿到差不多两千佛郎的息金。所以当了寡妇之后，布里都夫人也可以用她的六千佛郎的息金来过她那使人敬重的生活。她总没有改变她那外省的女人的习惯，她要送走布里都的仆人，只留下她的女厨，而且还搬了家；但是坚决认为是她的舅母的她的知友德斯高恩夫人却卖了自己的家具，离开自己的寓所，到阿佳德家里来居住，把已故的布里都的办公室改为她的卧室。这两位寡妇的收入合在一起可有一万两千佛郎的年金，来维持生计。这种举动好像是简单而自然的。但是在生活之中，任何的东西都比不上看来自然的事情那样的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总是不相信非常的事态；所以，您可以看一看富有经验的人们：法律代言人、审判官、医生和教士都对人们所认为琐小的简单的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花下的毒蛇，是古代人用来比况我们的行为的最美妙的神话。为着原有自己的眼睛和别人的眼睛起见，愚夫们是多少次的喊叫过：

“这是太简单的，所以大家都上了当了！”

一八〇九年，向来不肯说自己的年龄的德斯高恩夫人已经六十五岁了。那时候她被人家加上一个雅号，叫做“美丽的杂货店老板娘”，她是时代所尊敬的一个稀罕的女人，用异装奇服来保持她的美丽，然而这美丽却经不起严厉的察究。中等的身材，肥胖而新鲜的，她有两个好看的肩膀、浅红的脸色。虽然有德斯高恩的惨剧，她那金栗色的头发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过。她特别的好吃，喜欢自己做些小菜；但是，虽然她似乎常常想到烹调，她却也崇拜戏剧，同时也养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恶习：喜欢赌彩！神话所告诉我们的诸位达乃伊德小姐的无底桶，不就是这恶习的无底窖吗？德斯高恩老板娘——我们应当提起这位赌彩票的女人的名字——也许是花费太多于她的服装，正如一切有长期不老的



幸福的女人一样；但是除了这些小缺点以外，她总算是最适合于生活的女人。她老是附和大家的意见，从来没有逆忤过任何的人，她用一种温和而容易感动的快乐来取悦人家。她特别赋有一种巴黎的性质，能够诱媚退休的伙计和年老的商人：她懂得说笑话！……如果她并没有第三次结婚的话，这无疑的是时代的错误。欧洲战争的时候，要结婚的人太容易找到美丽而富裕的少女，他们实在没有寻找六十岁高龄的老妇的必要。德斯高恩夫人要使布里都夫人快乐，她常常叫她到戏院里去，坐在车里，她给她预备许多佳美的小餐，她甚至于想方法要她和自己的儿子毕克西乌结婚。可叹得很！她对地承认了她和已故的德斯高恩以及他的法律公证人所严守的可怕的秘密。自称年纪三十六岁的漂亮的德斯高恩有一位三十五岁的儿子，名叫毕克西乌，毕克西乌已经是鳏夫，他是二十一路军的参谋，而以上校的衔头死在特勒斯德，留下一个独生的儿子。德斯高恩美妇只在秘密的地方看到他的孙子，因为她告诉人家她的孙子是她的丈夫的前妻的儿子。她的机密是一个谨慎的行为：和两位布里都的儿子一同在御立中学校里受教育的上校的儿子也得到了一半的免费奖金。这位在中学时代就很精细狡猾的儿童后来是有画家和聪明人的大名声的。阿佳德在世界上只喜欢她的两个孩子，只要为他们而生活，她拒绝再醮，一方面因为理智的教导，一方面则因为对她丈夫的忠实。但是叫一位女人当一位好妻子，是比叫她当一位好母亲来得容易的。一位寡妇有两个互相矛盾的责任：她是一位母亲，然而却得施展父亲的权力。很少的女人有相当的力量来了解和耍玩这双重的功能。所以可怜的阿佳德虽然有德性，却做下了不少的不幸的事情。阿佳德没有那么多的狡猾，她总和一般好人一样的对人有信仰，结果她就当了德斯高恩夫人的牺牲品，德斯高恩夫人把她推进了一个大不幸的深渊里。德斯高恩美妇抽了许多的彩数，然而彩票却没



有给他的股东任何的贷金。因为她管理家务，所以她也居然能够把家庭上所有的生活费拿来下注，她也因此而渐渐的欠债，希望能够使她的孙子毕克西乌、她的亲爱的阿佳德和两位小布里都发财。当债务到达了六千佛郎的时候，她就注下更多的数目，希望九年以来没有遇过的中彩能够填满亏空的深坑。从此之后，债台更是越快的高筑起来了。到达了二万佛郎的数目的时候，德斯高恩美妇就昏乱了，得不到双三。于是，她就想用自己的财产来偿还她的外甥女；但是她的法律公证人罗干就告诉她这厚意是办不到的。已故的鲁志，当他的妻弟死去的时候，就想方法不顾德斯高恩夫人的私利，于加重德斯高恩·约翰—约克财富的使用收益权中取得妻弟的承继权。任何放高利贷的人都不愿意在利息最高不到百分之十的时代，于取得差不多四千佛郎的使用收益权之中，给一位年龄六十七岁的老妇人借款两万元。一天早上，德斯高恩美妇跑到她的外甥妇女面前，跪在地下，一面唏嘘涕泣，一面对她承认事情的真相。布里都夫人没有对她加上任何的责备，她辞退了男仆和女厨，卖了无用的家具，卖了国债的四分之三，付清了一切的欠账，而和她的寓所告别了。

巴黎的一个最可怕的角落无疑的就是马萨林街那一带的地方，自格纳古街起一直到这条街和研究院后面塞纳街的接联处。马萨林主教给巴黎所建立的学校和图书馆的高墙（后来的法兰西研究院就是设置在这里头的）就在这条街的角落里投下冰冷的暗影；阳光很少射到那里，北风却刺骨的吹打。被毁了穷寡妇就来住在这潮湿黑暗而寒冷的角落里的一间房子的第四层楼。这间房子的前面高高的耸立着研究院的建筑物，那里有许多的“猛兽”，是中产阶级所叫做“艺术家”、工场里所叫做“笨劣的画工”的。人家进去的时候是笨劣的画工，但是出来的时候却能够到罗马去当政府的官费生。一年之中，在人们把竞争者关在这些住宅里头的



季节，这种动作并不是没有非常的喧闹而发生的。为着得到考试的奖赏起见，在一起的时间之中，他们之中学雕刻的就得用陶土做一个塑像的模特儿，学绘画的就得画一张您可以在美术学校里看得到的画，学音乐的就得做一首配合乐谱的诗章，学建筑的就得做一个建筑物的计划。当我们写这几行话的时候，这个动物园已经从这些黑暗而冰冷的房子搬到几步远的漂亮的美术宫去了。眼睛可以从布里都夫人的窗口看到这些用铁栏关闭的住房，这景象是非常悲惨的。在北方，视线能够看到研究院的圆顶。走上街道，眼睛可以用排列在马萨林街上面的马车来做消遣。所以，这位寡妇终于就在她的窗户上放下三个土箱，培植了一个空中的花园（这是警察的命令所禁止的），这空中花园的种植可以增加日光和空气。这间房子的背后还有一间朝向赛纳街的房子，其深度的有限也就可想而知了。扶梯是螺形的。这第四层楼就是最后的一层楼。三个窗户，三间屋子！其中的一间是饭厅，一间是小客厅，一间是卧房；对面，在梯头的那一边，是一个小厨房；上边是两间下房和一个没有用处的大仓库。布里都夫人选择这个住所却有三个理由：便宜，房租四百佛郎，所以她就订了九年的合同；近于学校，距离御立中学校只有几步路；还有，可以留在她所习惯的区域之内。寓所的内部和这间房子很调和。铺有一张绿花小黄纸而没有擦过石地板的饭厅只有一些最必要的物品：一张桌子、两个碗橱、六张椅子，都是从旧居带来的。客厅是用一张乌布桑的地毡装饰的，这地毡是在换新部里公家的用具时赐给布里都的。这寡妇又在那里安置了一个桃木的家具，带有埃及人的头像，是德马尔泰尔于一八〇六年大量的制造的，饰有一块带着白色玫瑰形的绿绸。在安乐椅的上面，由一只朋友的手用彩色铅笔画成的布里都的肖像可以立刻吸引人们的视线。虽然不够精彩，然而总还可以从额头上看出这位微贱的大公民的毅力。甘美而骄傲的沉